

尋找日人開鑿的八口古井

堀上爺爺

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：

把人生倒著過看看，從結果去設計過程，再看看你是不是該開始；既然開始了，就沒什麼好怕的了。

一〇〇九年，有位堀上爺爺透過吉野村灣生福永爺爺來找我，說是想找小時候（一九一四年）他父親與林田移民村（今鳳林鎮）村民一起挖掘的八口日本井。

堀上爺爺說，當年他的父親是發起鑿井人之一。他回憶著說：

「起初開鑿時一直找不到水源，由於開墾後山實在太艱辛，根本是和天爭時間在過日子。父親擔心大家因為失望而放棄，深夜裡便和母親及我們三個小孩，趁著大家熟睡時把家裡的用水搬進井裡。隔日告訴居民：『你們看！有水的，繼續挖一定有水的。』因此在井開鑿完畢之前，我們一直過著缺水的日子。小孩們總會跟父親喊苦，但父親依然不應聲，只有母親負責安慰三個小孩說：『等井開鑿好了，不只是我們有水喝，大家都

有水用了！」

那一天是下雨的日子，我和堀上爺爺尋找了古井大半天，究竟堀上爺爺臉上掛著的是雨水還是淚水？我並不清楚。但堀上爺爺用手捧起些許的泥土，聞了聞說：「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我回到日本的時候，生活十分艱辛，卻特別想念那時一家人在深夜搬水到古井的日子。這是我這輩子最美的記憶，也是腦海裡經常出現的景象……。」

堀上爺爺希望生前還能親手摸摸那些父親與居民一起開鑿的日本井，但是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那天下雨的寒冬，我們並沒有如願找到那八口古井。

三年後，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。在一場與鳳林鎮北林耆老的座談會上，我幸運得知這八口日本古井還存留著二座；一座在黃姓家院子裡，一座在北林三村某處的香蕉園裡，於是我便與耆老前去一位黃春華先生家現場勘查。是的，定睛一看，這絕對是日本人的建築工法，一塊塊石頭有秩序、紮實地圍著圓圈堆砌上去。它就是堀上爺爺要找的八口古井之一，只因為地點位在民宅內，當時並未整修恢復原樣，所以我們錯過了。

見到這口井之後，我立刻打了通電話到日本，想告訴堀上爺爺這個好消息。但電話那頭老爺爺的媳婦卻告訴我：「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一日，爺爺已經到天堂與當年在林田往生的父母親團聚了……。」

我再次辜負了所託，是不夠積極吧！又再次讓一位灣生帶著遺憾離開這個世界。可是不甘心，於是再次進入北林三村拜訪黃春華先生，我想確定這戶人家在日治時期住的是誰？有無老照片？

「日治時期林田移民村的菸樓，估計有四十八戶。日本人走後，這戶人家的菸樓甚是殘破，之後共有三戶人家陸續進駐。第一戶姓楊、第二戶姓張，再來便是我們姓黃。」黃春華先生告訴我。

「為什麼有這麼多組人住過？這井難道有鬼出入？」我半開玩笑著說。

「是啊！其實我家是鬼屋呢！」想不到黃先生竟如此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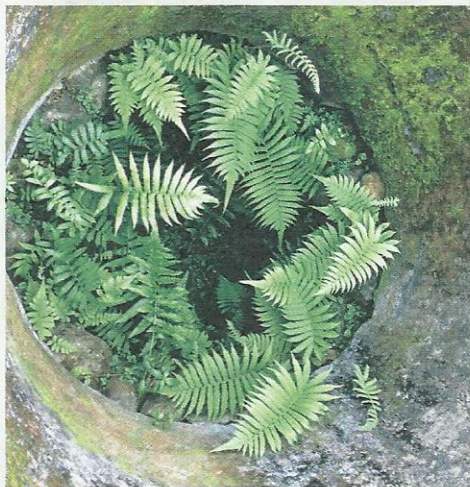
他隨即說了故事：「當時這菸樓裡住著極為凶狠的白狗，身上十分骯髒，總在半夜回到菸樓哭嚎，無論如何驅趕都不願離去；旁邊又有口古井，每天夜裡地板下都會發出令



◆ 現在屋主黃春華與古井合影。(圖片提供/田中實加)



◆ 日治時期堀上家的菸樓。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



◆ 荒廢的古井內已長滿了雜草。
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

人驚心膽顫的可怕聲音。因此，楊姓、張姓兩家人都在居住後倉卒搬離，不久菸樓裡的人骸白狗也去世了，聽說在那之後每到黃昏都會有狗哭嚎的聲音，然後化作一道白光閃進屋內，白光瞬間變化為青面獠牙的白狗怒目凶光地向外視，因此根本沒人敢再靠近這鬼影幢幢的老屋了！

我們是因父親負債，所以從苗栗轉來後山，想在無人認識的地方重新開始。由於初來乍到，實在沒有地方可棲身，於是父親心想：『好吧！我們已經窮得快被鬼抓走了，那就等著鬼來抓我們吧！看看是惡鬼厲害，還是我們這一家窮鬼道行高。』說也奇怪，我們這一群窮鬼窮到連惡鬼都怕了，竟然不敢來作亂，還讓我們家的漬物天天賣到缺貨，賺了錢之後才決定將屋子整個翻新。」

事後，我把古井和黃家還留著的菸樓照片寄回日本，並把白狗的事情告訴堀上家。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，堀上爺爺的太太要媳婦打電話過來，用著不太清楚的日語說：「白（しろ）、白は私の夫の犬だった。（白、白是我丈夫的狗。）」

原來，堀上爺爺喜歡鳳林的泥土味，是因為他和白狗時常趁大人挖井時一起玩從深土裡挖出來的蚯蚓，並且抱著白狗在泥土裡打滾。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那天，堀上爺爺用手捧起些許的泥土聞了聞，是因為他一直牽掛他的好朋友「白」，因為「白」一直在等他的主人，即便被打、被趕也不要離開。